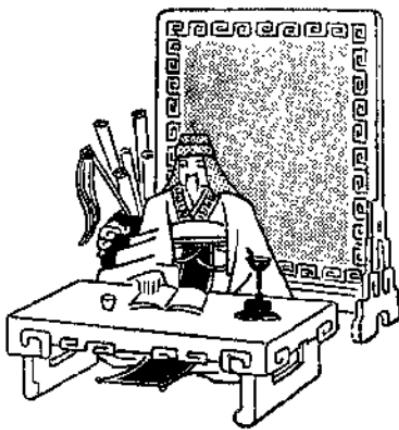


據曾氏
家藏本

曾文正公全集

家訓



第十三册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訓目次

論紀澤（願爲讀書明理人）	一
論紀澤（讀書寫字之方法）	一
論紀澤（讀書求心得）	二
論紀澤（學詩學字之方法）	三
論紀澤（治經學賦習字法）	五
論紀澤（宜研究天文之學）	六
論紀澤（宜繙閱校經書籍）	七
論紀澤（宜先看胡刻文選）	七
論紀澤（宜勉盡愛敬之道）	八
論紀澤（用筆結體之兩端）	八
論紀澤（南北書法之派別）	九
論紀澤（讀書宜先窺門徑）	一〇
論紀澤（宜分類手鈔詞藻）	一一
論紀澤（辨別尙書之正僞）	一二
論紀澤（看注疏及寫字法）	一三
論紀澤（早了男女婚嫁事）	一四
論紀澤（宣從有恆下工夫）	一四
論紀澤（宣研究訓詁詞章）	一五
論紀澤（作文貴珠圓玉潤）	一六
論紀澤紀鴻（戒積銀錢置田產）	一八
論紀澤紀鴻（言語舉止要穩重）	一八
論紀澤（散步爲養生祕訣）	一九
論紀澤（論文之古雅雄奇）	一九
論紀澤（述古人之解經說經）	一九
論紀澤（宜常臨摹柳帖）	一九
論紀澤（述須以勞字謙字爲重）	二一
論紀澤紀鴻（述軍情與家教）	二二

諭紀澤（宜雇人至家種蔬）	二三	諭紀澤（宜時時哦詩作字）	三四
諭紀澤（說文中原有逸字）	三四	諭紀澤（行氣爲文章要義）	三五
諭紀澤（學書須覲尋門徑）	四五	諭紀澤（夜間不復能看字）	三六
諭紀澤（宜努力看讀寫作）	四五	諭紀澤（軍情懸安危之際）	三六
諭紀澤（惟崇儉可以長久）	五六	諭紀澤（來營中省視）	三七
諭紀澤（目錄分類之方法）	二七	諭紀澤（鑽研小學古義）	三七
諭紀澤（批示所作之凡例）	二八	諭紀澤紀鴻（心緒惡劣盼父子一敍）	三八
諭紀澤（胸次須博大活潑）	二八	諭紀澤（作詩文須有超羣離俗之思）	三九
諭紀澤（寄銀爲二女蓋資）	二九	諭紀澤（俟季葬再來皖營）	三九
諭紀澤（述詩學及小學）	二九	諭紀澤（研究韓公五言詩）	四〇
諭紀澤（述軍情言謹慎自逸）	三〇	諭紀澤（勸妹能耐勞忍氣）	四一
諭紀澤（慰解煩勞自述服藥）	三一	諭紀澤（言孝以保身爲重）	四一
諭紀澤（勗以有恆期進德業）	三一	諭紀澤（學文須手鈔熟讀）	四二
諭紀澤（謂宜以禮貌待人）	三二	諭紀澤（聞人賦圈批發還）	四三
諭紀澤（宜用心詞章之學）	三二	諭紀鴻（須得老成者同伴）	四四
諭紀鴻（當作書教誡袁婿）	三四	致十叔（不貪安適不圖豐豫）	四五
諭紀鴻（兌銀爲進學之用）	三四	諭紀鴻（嫁女不應戀母家）	四五

論紀澤（不可驚動官長）	四六	論紀澤（拘苦疲困不能真有恆）	五三
寄紀瑞姪（兄弟宜相勸勉）	四六	論紀澤紀鴻（姻事在湘陰成禮）	五四
論紀澤（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	四七	論紀澤（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	五五
論紀澤（將來金陵）	四七	論紀澤（書物取來應用）	五五
論紀鴻（進身之始務知自重）	四七	論紀澤紀鴻（擬在寧多住數時）	五六
論紀澤（試查封建考）	四八	論紀澤（養生必須少惱怒）	五六
論紀澤（蒙恩封侯）	四八	論紀澤紀鴻（宣服膺聰訓齋語）	五七
論紀澤（老人畏亢旱酷熱）	四九	論紀澤（今冬亦可不回湘）	五七
論紀澤（在船清理積攢之事）	四九	論紀澤（墓銘鉤刻）	五八
論紀澤（當勉報隆酬）	四九	論紀澤（聰訓齋語於養身有益）	五八
論紀鴻（擇交是第一要事）	五〇	論紀澤（聰訓齋語可卻病延年）	五八
論紀澤紀鴻（擇持門戶亦宜自歸內教始也）	五〇	論紀澤（每十日宜寫一稟）	五九
論紀澤（教家之法）	五一	論紀澤（帶全唐文殘本韓文）	五九
論紀澤紀鴻（絕好文字之長處）	五一	論紀澤（辦事定講考據）	六〇
論紀澤紀鴻（邵子四象說之分配）	五二	論紀鴻（莫間斷學字之功）	六一
論紀澤（陳刻廿四史頗可愛）	五二	論紀鴻（專講求八股試帖）	六二
論紀澤紀鴻（作文氣勢須與揣摩並重）	五二		

諭紀澤（作字之法）	六一	諭紀鴻（近無多悔多愁矣）	六九
諭紀澤紀鴻（養生之法）	六二	諭紀鴻（須時作罷官衰替之想）	七〇
諭紀澤（稍留去思）	六三	諭紀鴻（奏請開缺）	七一
諭紀澤紀鴻（用工不可拘苦）	六四	諭紀鴻（勿慢近鄰毋客方便）	七〇
諭紀澤紀鴻（苦心作詩文經策）	六四	致歐陽夫人（當爲子孫榜樣）	七一
諭紀澤紀鴻（讀必手鈔熟必背誦）	六五	諭紀澤（一切不求珍異）	七一
諭紀澤紀鴻（宜從古文上用功）	六五	諭紀澤（詩文趣味）	七二
諭紀澤紀鴻（善保家風）	六六	諭紀澤（少年尤當勿生意氣）	七三
諭紀澤紀鴻（既知保養却宜勤勞）	六六	致歐陽夫人（作官偶然居家長久）	七三
諭紀澤紀鴻（讀史須習作史）	六七	諭紀澤紀鴻（示歸不虞二重四課）	七四
諭紀澤紀鴻（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	六七		
諭紀澤紀鴻（俱有志氣可獎成之）	六八		
諭紀澤紀鴻（家中須講求詩蔬）	六八		
諭紀鴻（讀古文古詩當認貌觀神）	六九		

曾文正公家訓

■諭紀鴻（願爲讀書明理人）

字諭紀鴻兒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榮可以處約此吾子也。余屢富二十余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尙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

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咸豐六年九月廿九日）

■諭紀澤（讀書寫字之方法）

丁左兩家餘不輕出足慰遠懷。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

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爭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

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

至於作詩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彌不肯爲矣。

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尼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素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人欲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力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科場在即亦宜保養身體余在外平安不多及再此次日記封入澄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開船晉江西省廿一申刻到至章門餘不多及又示咸豐八年七月廿一日

■ 論紀澤（讀書宜求心得）

字諭紀澤九月一日劉會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並薛曉帆信得悉家中母子平安至以爲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爲精當爾現讀離裏即如離裏首章上無道援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蒙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澆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灌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漫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灌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灌足詩有浴龍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灌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并交季翁也此囑。(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 謭紀澤(學詩學字之方法)

字諭紀澤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並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閩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閩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閩追擣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卽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贊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縱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賴也；無字句之詩，天賴也。解此者，能使天賴人賴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摹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認識，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闕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尚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

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空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銘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從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卽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闔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

■ 諭紀澤（治經學賦習字法）

字諭紀澤：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隸字一冊；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隸臨元教碑一冊。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爾信內言讀詩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尙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詰，而不復顧文字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篤鵠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雖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

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辯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他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且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恨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吳穀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

之八股文略有意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

爾所臨隸書孔廟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

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並習，恐將來不能一工。

余撫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營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尚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聞甲五目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個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况兄弟乎？臨二昆八孫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並進矣。此諭。（咸豐八年十月廿五日）

■ 諭紀澤（宜研究天文之學）

字諭紀澤：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晰，曾繙閱否？

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卜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曆志是也。

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壹旣肯究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閑看。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壹二人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缺憾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 諭紀澤（宣繙閱校經書籍）

字諭紀澤：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爾將有長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當常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須走一二三次，以解其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流輩，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是真不可解，爾輓聯尙穩妥。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板本不合者，沅氏校勘記最詳，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爾繙而校對之，則疑者明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 諭紀澤（宜先看胡刻文選）

字諭紀澤：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網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難領會。爾可暫緩，卽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編，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沅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懃。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起，每月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亦卽寄呈。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大蹲之類。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成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此諭。（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諭紀澤（宜勉盡愛敬之道）

字諭紀澤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訃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想已歸家度歲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

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抱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憚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爾有信教調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尚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

余自憾學問無成有愧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諭紀澤(用筆結體之兩端)

字諭紀澤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尙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體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

用筆之意，只爲欠却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遂莫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卽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辍，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爾思來營省覲，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晉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覲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沅甫叔向最羸弱，近日治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四 論紀澤（南北書法之派別）

字諭紀澤兒：廿二日接爾稟並書譜敍，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等，皆極贊美云：『爾鈞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總裏藏鍼，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

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沉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

爾欲學書，須窺尋二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

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瀛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營次有次青批改，此極難得，千萬莫錯過了。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可分送汪易葛三先生，及二外甥贊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請徐柳臣一看，此囑。（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 諭紀澤（讀書宜先窺門徑）

字諭紀澤：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老莊，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

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中所考訂之書，逸周書曰戰國策，史記曰漢書，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

楊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注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見然亦不滿三十種也。

余於四書五經以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攻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穿精通略作劄記彷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自悔愧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 諭紀澤（宜分類手鈔詞藻）

字諭紀澤爾作時文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沅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沅公一代閨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

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

爾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即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卽學問之捷徑也。此諭。（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 諭紀澤（辨別尚書之正僞）

字諭紀澤：接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已看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尚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歌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尚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尚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騫有尚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融作古文尚書注解，亦不傳於世。

至東晉梅頤，始獻古文尚書，並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卽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源委，王西莊孫淵如江艮庭三家，皆詳言之，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偏，並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得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卻宜求個明白。鄭先生講書，仍請講周易折中，奈圈過之鋼鑑，暫不必講，恐汗壞耳。爾每日起得早否，並問此諭。（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